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乾隆下江南 第十回 楊遇春賣武逢主 僧燕月行兇遭戮

詩曰：君臣已自如魚水，奸賊何勞起毒心。
佛地掃除調污穢，石蓮花放聖人臨。

話說天子打發最平走後，與日清算還店錢，取了行李，出門順著大路，欲往鎮江遊玩，豈知走了半天，問及土人，始知前面是臨青，若到鎮江須回舊路才是。他父子二人將錯就錯，就先到臨青一遊，再到鎮江便了。即望臨青趕來。該處是中州到南京必由之路，熱鬧雖不及諸仙鎮，也比別處不同，沿途另有一番景象。早行晚宿，走了二天，進了臨青界內，只見六街三市，店舖整齊，商賈往來，貿易極大。來到大街，投萬安客店住宿，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隨向各處遊玩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現在兩廣總督楊壽春，原籍浙江餘杭人，由兩榜出身，蒞任清顯，位列封疆大臣，潔己愛民，清廉勤慎。家有弟遇春，懶習詩書，棄文就武，好交天下英雄，雖則武藝精通，有萬夫之勇，只因性喜嫖賭，不務正業，流落江湖之上，賣拳度日。是日天氣清明，正在關帝廟前打拳，想眾人幫助他盤費，他到底公子出身，不慣江湖事例，未曾拜候當地上棍，因此得罪了臨青一位無賴姓段名德，諱名小霸王。他當場吩咐看的不許打采於他。遇春不知就裡，耍了半天拳棍，用盡平生武藝，不但一文沒得，就連采也沒有一人喝。只得說道：「小弟偶經貴地，缺少川資，故略呈技藝，欲求各位見助一二，不意貴鎮雖大，並無好義之人，如以小弟拳技荒疏，不足觀看，何妨哪位同弟一角。」段德喝道：「你這要拳友，全不知江湖規矩，自古道入山要拜土地，出外要靠貴人，汝到我本境賣武，也不來拜我，我不開口，誰敢喝采，今看你這個聲口，還欲與你老爺試試手段不成麼？」遇春道：「即是如此，小弟不敬了，敢問仁兄高姓大名，貴居何處？改日登堂謝罪如何。」段德道：「天下走江湖的朋友，哪一個不知我是小霸王段德，方才你大大誇口，欺我本境無人，我若不將你當場打死，不為好漢。」說罷照胸一推山掌，打將下來。

遇春是會者不忙，忙者不會，見他來得兇猛，叫道：「來得好！」就左手往上一挑，架過他的掌，趁勢飛起左腳，正踢在段德小肚之上。段德踢離數尺，跌倒在地，滿面羞慚，忍著痛跳將起來，拼命撲上，再欲爭鬥。適天子也在人叢之中，與日清同看，見此人才能出眾，相貌魁梧，虎背熊腰，威風凜凜，聲似洪鐘，語言有理，耍了半天，無人喝采，正要上前問明姓名厚贈他盤川。見此情景即與日清上前攔住道：「壯士高姓大名，仙村何處？本地無相助之人，何必計較？小弟有白銀二□兩，送作路費，祈為笑納。」此際日清也將段德功開。

段德見那客人送他二□兩川資，圓睜怪眼喝道：「你這個客人，特意與俺作對，要在我臨青地方稱凶麼？」說著一面走，一面指手畫足罵道：「總叫你兩個認得俺老子手段就是了。」聖天子因為鬧過許多驚險之事，所以忍耐得住，只是付之一笑，即拉著遇春道：「我們三人且到前面酒店，慢慢細說如何？」遇春深深致謝，□分感激，忙將武具收了，速步同走，不多遠已至酒樓。抬頭一看，招牌寫的「得月樓」。

三人分賓主坐下，即刻酒保送上茶來，問：「客官用何酒菜？」日清道：「你店中有上等酒菜，備一席便了。」小二連忙答應下去，陸續先後搬上。聖天子持杯說道：「壯士如此英雄，何不投身營伍，為皇家出力，而徒浪跡江湖，殊為可惜。」

遇春長歎一聲道：「某本籍浙江餘杭，姓楊名遇春，祖父以來，世代簪纓，家兄壽春，現在兩廣總督，因自己懶於讀書，性好拳勇，結交天下英雄，不久竟把家資散完，學就一身武藝，只因遇強遭禍，兼為狎邪之游，素為家兄所責，只得改換名姓，流落江湖，不得不以賣武為生，今長者下問，不敢虛言，有負雅意。不知二位高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，為何到此？」天子知他是壽春之弟，□分歡悅，就將私下江湖遊玩，實對遇春說知，囑其不可張揚。遇春且驚且喜，拜倒在地，口稱：「小臣有眼無珠，望陛下恕臣死罪。」天子扶起，重新施禮，再倒金樽，直飲至夜，即還了酒錢，三人一同回寓不表。

再說段德是日回家，用藥敷好傷處，遂著手下徒弟們打探，知他三人同寓萬安客棧，就與各門徒計議，詐稱請楊遇春到家教習拳棍，預先埋伏打手，及絆足索，把他擒住，送本縣，誣說他捉得汪洋大盜，我再親見縣主，作為證人，本縣向來與我相好，定能將他極刑拷打，問成死罪，如此辦法，不怕他三頭六臂，插翅都難飛去。」眾門人都道：「好計！」即刻去騙，段德分佈各人安排停當，明日絕早，門徒到萬安棧來請遇春，正是：

挖下深坑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鱷魚。

天子日清遇春三人在店一宿無話，次日起身，梳洗已畢，正欲一同前去各處遊玩，忽見店主引進兩個大漢來，說是拜訪師父，遇春忙出迎見禮，彼此通過姓名，一個姓林名江，一個姓李名海，二人也回問了三位姓名，因道：「昨日與李賢弟在關帝廟前，看見老師耍弄拳棒，□分精妙，意欲請回家中，訓習技藝，若蒙允許，按月每人送教金三□兩，其餘食用衣物，均由某等兄弟供給，未知可以俯從否？」遇春未及回言，天子答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楊兄不妨在此少留，俟我鎮江回來，再作計議，但不知尊府在於何處？回時可來拜訊。」二人道：「小可寓所，去此不遠，一問店主便知。」遇春只得應允，遂取了包裹行李鐵棍，作別而去。

天子同日清前往玩耍，游到申牌時分，方才回店。於路上風聞，知小霸王捉了昨日賣武之人，送往臨青縣，嚴刑訊實乃是福建海洋大盜頭目，現已收禁，候詳軍門辦理。回來急忙根究店主，方知前日早上二人就是段德的徒弟設計請去的，店主因懼禍，故不敢直言，此際天子問明端的，不禁大怒，即刻飛奔臨青縣大堂而來，將鼓亂擊。縣主賈到化正在晚飯，忽聞鼓聲如雷，早有街役報稱有一漢子鳴冤，求老爺定奪。縣主即升座大堂，只見擊鼓之人，氣宇軒昂，知非等閒之輩，隨問道：「有甚冤情快把狀詞呈上。」

天子一看這縣主，雖為民父母，卻遇事貪財，兼好酒色，形如煙鬼。隨說道：「我無狀詞，只因友人楊遇春與段德惡棍口角，被他捆送臺下，陷他海洋大盜，收禁牢中，特來保他，願縣主勿信此無賊無據一面之詞，釋放無辜，實為公便。」縣主喝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，是該犯何親，敢來保他？本縣已經通詳備憲，要起解赴省，豈有輕放之理？汝必同他一黨，姑念無知，從寬不究，還不退出去？」天子大怒罵道：「朝廷法律，獲盜憑賊定罪，今你這貪官貪功枉法，我高天賜雖非遇春親眷，亦是朋友，怎肯容你把他不白致死？而且你知他是何人，乃兩廣總督楊壽春之胞弟，寄跡江湖，學習武藝，因而至此，伊兄若然知道，亦未必干休。」知縣拍案大罵道：「大膽花口，敢在公堂之上藐視本縣，自古道王子犯法與民同罪，難道他是總督之弟，本縣就怕他不成？」喝令：「左右，拿下！」早有個倒運差役，上來動手。天子一拳一腳，如踢繡球一般。趁勢上前，公案內把知縣捉了下來，笑道：「你這狗官，是要生是要死？」此時賈知縣如殺豬一般，大叫：「好漢饒命！」天子喝道：「要我饒你快放楊遇春出來！」縣主要命，叫手下到監，放了遇春，來到大堂。

天子見遇春並無傷處，把知縣放下，罵道：「暫寄你這狗頭在頭上，日後來取。」二人正欲出署，早有本城文武各官，聞縣衙中搶劫犯人，忙點齊兵差役，帶了軍兵前來擒捉，本衙差役，也由內與知縣一齊追出，前後追殺，好不厲害。豈知他君臣二人，哪裡放在心上？早被遇春打倒兩個，奪了軍器，一路殺出，猶如虎入羊群，那兵役跑的跑，躲的躲，走個乾淨。殺得各家閉戶，路少行人，因此並未打死兵役，不過打傷二三□人。走出城外，正遇見周日清，打了包裹行李在此停候。三人同行，望著鎮江大路而來。再言內外各官，一面申文報省，一面懸賞捉人，醫治打傷兵役。

且說天子與日清退春三人，走了約三□餘里，天色已晚，投入恒泰寓內，此地名為瓜州，乃鎮江丹徒縣界，前臨揚子江，對河就是揚州。江都甘泉兩縣所管，是往南京必由之路。宿了一宵，次日三人到了鎮江南門外，找了一個連升棧住下。次日起來，日清因感冒風寒，腹中作疼，肚瀉不止。天子令遇春入城，請了一個郎中前來看視。郎中道：「不過外感，只要疏解，安息二天，並無大礙。」天子是最好遊樂之人，哪裡耐得煩在店裡守候，路上聞說石蓮寺最靈驗，有一朵石蓮勝景，立心要去遊玩，就留遇春在店

調理日清，獨自一人望該寺而來。已有辰牌時分，只見市井繁華，人煙稠密，此寺卻在城外，不用進城，到了寺外，只見一小沙彌，年約五六歲，生得姿色美麗，體度輕盈，猶如絕色佳人一般，觀其動靜毫無男子風氣，再復留心細辨，喉無結骨，決是女子無疑。這小沙彌回身見有人看他，急忙回身向內了。

天子方才進二層山門，仰見兩旁四大天王金身，都是丈餘高大，倒也打掃潔淨。望後一看，放生池中，夾一條兩道，直達寶殿，青松白鶴，連接池邊，正欲舉步入內，早見當家和尚，領了一班僧人，迎了出來，引至客堂，見禮獻茶。和尚欠身問道：「不知大檀越駕到，有失迎迓，敢問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」天子道：「小可順天人，姓高名天賜，打斷老禪師靜功，休得見怪，素知寶剎石蓮勝景，天下所無，求和尚指示一觀。」和尚即著那個小沙彌引到各處遊玩。

天子來到正殿，參過三寶，跟小和尚到後花園而來，過了幾個佛堂，由殿側月門入後園中，只見四圍花果，香氣襲人，菩提棚下，異鳥飛翔，忽見池塘之中，朱漆欄杆，圍著一朵斗大石蓮花。那小沙彌指道：「這裡便是。」只見此蓮，約高丈餘，梗如中碗之粗，四面山石，形容酷似蓮葉，或高或低，天然圍護，□分奇異。

正在贊歎之際，只見石蓮根，起了一陣怪風，只見石蓮望著天子，連點二□四下，猶如朝參一般，忽然霹靂一聲，爆開一朵千層石蓮花，比前大了數倍。天子且驚且歡，只見小沙彌雙膝跪下，將頭亂點，口稱：「萬歲，搭救奴家蟻命。」天子急忙扶起，說道：「你果然是女子，快把冤情報上，我自然設法便了。」小沙彌哭訴道：「本寺主持燕月和尚，□分兇惡，收集亡命之徒為僧，出外搶劫資財，遇有美貌少婦，設法帶至寺中，收入地牢之內，次第姦淫。如若不依，他就殺死，歷年如此，現今還有三□餘名婦女，收在牢內。奴家姓潘名玉蟬，父名德輝，母親何氏，乃廣西梧州府蒼梧縣人，貿易至此，前年父親亡故，棺木寄停在此，母女二人奔馳千里，欲運柩回鄉安葬，就在此寺打齋。賊僧見奴美麗，把母親踢死，棄屍滅跡，逼奴成親，奴家寧死不從，蒙神聖托夢云：『石蓮花開時，萬歲到此，救你脫離。』因燕月賊僧，容奴守孝三載，方與他成親，將我削了頭髮，作為小沙彌。因為不是本處人，別無親故，初時尚怕我逃走，近來已不疑心，故得出入自如，總求萬歲天恩，救我三□餘人蟻命。」

天子聽了大怒，方欲開言，遙見燕月手拿緣簿，走將進來，隨忍口不言。小沙彌迎上，訴說石蓮花之事，燕月大驚，暗思昨夜土地報夢，說今日午時三刻，聖駕私行到此，石蓮花放，囑我千祈不可起心殺害。今見小沙彌眼尚盈盈，料必被他識破，所以哭訴怨苦。我若不殺了他，他決不饒我。莫如騙他上樓，結果了他。隨笑口相迎道：「恭喜大檀越洪福齊天，石蓮花放，深為可賀。」旁有僧人奉上香茶一盅，主持把緣簿持上：「請施主薄助香資。」天子一面遜道：「小可何德何能，蒙老和尚稱許。」即在珠袋內取出一粒明珠，放在香盤之內。燕月忙打一稽首，口稱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合掌致謝。隨即令齋筵設在樓上。小沙彌大驚，就知他要害聖駕。此樓乃謀人性命之所，造得兇險，內有生火機關，若非寺內門徒，必然錯踏路，遭他陷害，尚幸潘玉蟬追隨燕月，也習了一身武藝，當下回到自己房中，取了兩付兵器，結束停當，藏了雙刀鐵尺，緊隨師父，相機暗助萬歲。

再表燕月見門徒來報：「齋筵已備，請施主上樓赴齋。」假意小心，慇懃引路。天子已盡悉伊淫惡之事，聖心大怒，只因獨自一人，恐眾寡不敵，反為不便。哪裡還有心吃齋？再三推言有事，改日再來。燕月道：「大檀越即有公幹，不便久留，略飲三杯水酒，少盡誠心。」天子只得望樓上而來，沿途只見都是小巷，彎彎曲曲，難認出路，只是潘玉蟬緊隨身旁，因此放膽上前，到得樓上，只見四處密不通風，正中排一席齋筵，遂分賓主坐下，燕月有心把他灌醉，方才下手，誰知天子略為應酬，酒不沾唇，坐了一刻，即起告辭。燕月見此情形，早知被他識破，詐稱解手，取出戒刀，發起暗號，合奪三□餘僧，俱拿軍器趕上樓來。

天子此時，手無寸鐵，正在慌張之際，見小沙彌將刀高舉，叫：「萬歲，跟奴出去！」天子大喜，接了雙刀，大罵：「禿賊，你惡貫滿盈，死在目前！」燕月和尚切齒咬牙大罵：「賤婢！我不殺你，不消此恨。」喝徒弟們緊守要路，諒二人插翅也難飛去。一邊舉刀望玉蟬劈來。玉坤鐵尺相迎，天子將手中刀一展，忙殺上前，各僧人亦刀棍亂殺，這些賊禿哪裡是天子對手？早被他傷了幾個，只有燕月戒刀厲害，二人且戰且退，下得樓來，路口分岐，難以認識，且要隘均有賊僧把守，幸玉蟬識慣，不致踏錯坑內。燕月在後緊追，前後夾攻極力死戰。眼看天色已晚，黑暗中又要防其暗算，一時間又殺不出去。

且說店中周日清吃藥後身子漸爽，尚未痊癒。見主上往石蓮寺至晚不回，即命遇春前往找尋。遇春隨即訪到寺前。直入正殿，不見一人，好生奇怪，遂向後殿而來，正往裡走，碰著一個僧人，滿身鮮血，遇春見了，心知主上在內，忙上前一把提起這受傷僧人，喝道：「你乾得好事，快快招來！」僧人高叫：「好漢饒命，這不干小僧的事，乃燕月老和尚，決意殺害高天賜，反被他殺害寺人不少，我如走得遲，命都送了，求好漢饒命。」遇春問：「高客人現在何處？引我去便放你！」遂放下寺僧，命他引路。大步飛奔，來到夾巷之中，早見幾個僧人，例關棚門，持軍器極力頂住，只聽裡面叫殺之聲，就把引路僧人踢開，撲上前，又將守門賊僧打散，急忙開了棚門，看見天子與一小沙彌同眾僧巷戰被困，隨大吼一聲，如空中霹靂：「俺楊遇春來了！」

天子一見棚門開了，遇春殺來，大喜，就拼命殺人。各人哪裡抵擋得住？燕月早被遇春奪了軍器，劈倒在地。各僧跪下求饒，天子喝叫各僧打開地牢，隨進一間小室，陳設精雅，桌上擺一銅磬，一僧將磬敲響，有女子自內推開座中字畫後面門戶，將畫捲起如簾一般，三□餘名婦女從夾牆走出來。潘玉蟬說明，那些女子猶如遇赦一般，叩激活命之恩。天子吩咐遇春及玉蟬，找尋麻繩把未傷奸僧捆起來，其中死傷約廿餘名，跪下哀求。又下聖旨二道，一道予地方官，將石蓮寺僧一概正法，所收各婦女有父母翁始者領回，寺內現存銀兩，酌量遠近，分給川資。另潘玉蟬自願為尼，特給銀二千兩，以獎其功，揀清靜庵堂，安頓她出家。如無親人領，每人給銀五□兩，當官擇配，其石蓮寺即由該縣主招禪林僧人主持，除分給外，餘存贓物銀兩，繳存庫中，以備濟荒，欽此。遇春辦完此事回京，將第二道旨交大學士劉墉，將遇春由軍機處記名，以提鎮補用，欽此。當下遇春叩謝天恩，回京不表。

天子恐文武各官前來接駕，急忙回店吩咐店主道：「有人來訪，你說我已赴南京去了。」隨同日清投別店住宿。後來各文武官及遇春等遵旨辦理到店繳旨，已經不遇，遇春只得回京而去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